

## 青龙镇系列小说之

## 孔秀才

□朱广辉

孔秀才的偏房是间书房。说是书房，一张破书桌，一挂破书架，中间放了一个长条桌。

孔秀才的院落透着破败景象。在这种景象里他教授着五个学生。

孔秀才不教《中庸》《大学》，他只教学生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等入门学问。

一个孩子来了学堂，泡个三年五年，学业入路就走了，或去康城读国立学校，或去私立的名校。

孔秀才只负责孩子们的第一站。

孔秀才刚开始送别学生时，心里很纠结，走个学生，他得两天难受。后来麻木了，孩子终究会长大，他们即便把他的东西全学走，不还是带几个学生艰难度日吗？

孔秀才的学生也有争气的，像窦员外的小儿子窦成章。孔秀才就是他的启蒙老师，人家如今在省城开封做着官，每逢春节省亲，都亲自登门拜会他，并带着丰盛的礼物。

现在又到了日落的时候，孔秀才身着补丁长衫走过镇街，走向老朱的烧酒坊。

朱掌柜的老婆照例咳嗽一声。朱掌柜用手擦着围裙走到柜台前。

耿花生又递来一袋花生仁。孔秀才却打手势拒绝了。耿花生：不要钱，我送你的。

孔秀才：小生意不容易，再说我今天没胃口。

话间，孔秀才的肚腹里传出饥肠的响声。

响声很清晰地被朱掌柜和耿花生听到了。

都是从坏年成里过来的人，他们知道孔秀才又没用午饭。

耿花生给得很实意。孔秀才拒绝得也很决绝。

朱掌柜已将二两小酒端到柜台上。

孔秀才接了，一饮而尽。朱掌柜和耿花生都愣住了。

在他们发愣的瞬间，孔秀才背身走了。

也许是饮得太猛，也许是饿了，反正孔秀才走路的身子有些趔趄。

厅堂里没有灯。孔秀才的妻子坐在那儿抽咽。

孔秀才长叹一声，摸索着走进箔篱子隔着的里间倒头睡下。

有牛催草料的叫声。孔妻：牲口都知道个饥饱。

孔秀才：喝瓢水睡吧。孔妻：我喝了一天的水，肚里咕哩咕嘟的全是水。

孔秀才：睡吧，床是一盘磨，睡着了不渴也不饿。

孔妻：我端着瓢往人家面前一站，人都矮了三分，听人家叹息一声，就再也张

不开嘴。咱哪一年不借几回米面呢，咱还过吗？这次该你了，你是秀才，你张张嘴，人家可能还给你个面子。

孔秀才：给了面子，可我在学生面前永远抬不起头，永远没了面子，睡吧，饿死我都不会去借的。

孔秀才说完又叹了口气。这口气令空气心酸。

孔妻止住哽咽，回忆她和孔秀才新婚时快乐的时光。

门前传来扑通一声。孔秀才夫妇都听到了，孔妻挣着身子起来。

她隐约看见地上一袋白颜色的米袋。

孔妻用手捏了捏。

孔妻：真的是米，救命的米来了。

孔秀才躺在床上不为所动。孔妻来到里间问：你说会是谁？

孔秀才：还会是谁！一定是窦员外那个大善人呗。

孔妻：还

会是谁！一

定是窦

员外

那个

大善

人

呗。

